



半坡人生活场景还原。资料图



河姆渡人模拟形象。记者 杨辉 摄

当河姆渡人遇见半坡人 他们会聊些什么？

西安的半坡，宁波的河姆渡，两大著名文化遗址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比肩而立，前者代表黄河流域的聚落形态，后者代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农耕文明，它们素未“谋面”，但在时空中遥遥相望，享有同一片星空。

如果河姆渡人和半坡人有机会相遇，他们会聊些什么？

嘿！老兄，你在吃啥呢？

半坡遗址，位于西安东郊浐河东岸半坡村北，前临浐河，背依白鹿原，这里田畴纵横、阡陌相连，是西安城郊富庶的地区之一。

河姆渡人，生活在距离半坡1500公里外的宁绍平原，周边有低矮起伏的丘陵，交织周密的河网。村落位于姚江北岸，拥有一片相对平缓的谷地。

六七千年前，两地各自依山傍水，享有完美的自然环境。母亲河带来温润的诗意，空气中飘荡着淡淡的青草香。

“欢迎来我家做客！”半坡人从地窝子里抬起头，露出他们洁白的牙齿。半坡居民居住的房屋大多是半地穴式的，他们先从地表向下挖出一个方形或圆形的穴坑，在穴坑中埋设立柱，沿坑壁用树枝捆绑成围墙，内外抹上草泥，然后架设屋顶。屋内的地面修整得十分平整，中间有一个灶坑，用来烧煮食物、取暖和照明，睡觉的地方略高于地面，冬暖夏凉。

河姆渡人看到这一切觉得很新奇：“这房子跟我们家的不一样！半坡人是地里打洞，我们是在空中叠屋架床。”河姆渡人的经典建筑叫干栏式，跟今天热带雨林里的房子一样，屋面高出地面，隔绝了潮气。

身在关中盆地的半坡人一下子很难理解“潮湿”是什么样的感觉，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从灶坑上取过吃食，招呼起客人来。

河姆渡人搅拌了一下手中的米糊，很快发现了其中的不同。半坡人食“粟”，河姆渡人吃“稻”。在中国北方，粟俗称谷子，脱壳加工后称小米；而水稻，所结成的种子叫稻谷，去壳后称大米。外形上，稻米比粟米要细长一些，口感也略微不同。

粟米的食用方法主要是直接焖饭、煮粥，还会加工成各种干粮。除了种粟，半坡人也种白菜、芥菜等农作物，尝试饲养猪、狗等家畜，还经常打猎、捕鱼。这些生活的样态跟河姆渡人差不多。

捧着手里的米糊糊，河姆渡人吃得很香。



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。资料图

仰韶彩陶VS双鸟朝阳

比起食物，河姆渡人对半坡人的锅碗瓢盆发生了更大的兴趣。这也太好看了！

河姆渡人自家烧的是黑陶，虽然也会在上面划拉一些花纹作为装饰，但比不上人家啊，人家用的可是彩陶！

半坡遗址属于仰韶文化，最具代表性的器皿就是彩陶。这种陶器的底色一般为红色，上面多用赭色、黑色等颜料绘出人啊、鱼啊、动物啊之类的几何纹。而且好多花纹并不是平铺直叙，他们不知怎么学会了毕加索式的变形，让你一下子看不出什么来，稍一解释又会明白，有一种猜谜的乐趣。

看着河姆渡人颠过来、倒过去地瞅个不停，半坡人心中得意起来，呼朋唤友，拿出了更多器型，有碗、盆、盂、盘、杯、罐，还有钵、缸、甑、釜……

河姆渡人在上面发现了张着大口的鱼、奔跑着的鹿，还有山峰、水波、树木、渔网，绳纹、线纹、编织纹就不说了。一些陶钵的口沿还刻有各种符号，足有二三十种之多。有人说，这些符号可能是中国文字早期的起源。来自江南的河姆渡人完全沉浸在一个崭新的艺术空间里，他们决定，自己回家也要试试。

当然，河姆渡人也会刻划，他们做出过具有标志性的图腾“双鸟朝阳”——两只巨鸟，拖着长长的尾巴，昂首相望，振翅欲飞。它们抬头向天，尖凸的鸟喙直冲天际，好像下一秒就要发出锐厉的嘶鸣。在两只鸟儿中间，缓缓升起一轮红日，周身环绕一圈火焰纹。

半坡人被河姆渡人讲得心动，说有机会我们也要去你们家乡，听林中的鸟鸣，看红日腾跃，霞光映射大地。

遇上野兽，你会怎么办？

这是一场生产工具的交流大会。原始社会，工具就是生产力。

半坡人的生产工具以石质和骨质为主，分为农业工具和渔猎工具。石器有斧、铤、凿、刀、铲、砍伐器、磨棒、磨盘、箭头和纺纶，其中磨臼和磨石，一部分是用来研磨颜料的工具；骨器有刀、锥、铲、凿、针、箭头鱼钩和鱼叉等。他们还有打水器、运水器和储水器，有小口尖底瓶、长颈壶、葫芦瓶、带流缸。尖底瓶方便汲水，甑用以蒸食物，后面这两件是同为农耕文明出身的河姆渡人没见过的。

河姆渡人另一个感兴趣的话题是：碰到野兽怎么办？从河姆渡遗址发掘情况看，出土的动物遗骸，数量之多、种类之丰富，堪称我国新石器考古之最。从亚洲象、苏门犀、爪哇犀这种典型的热带动物，到虎、豹、熊等食肉类动物，包括猴、野猪、鹿类等食草或杂食类东西，都是河姆渡人朝夕相处的伙伴。

半坡人听完他们的话，把河姆渡人带往村落的周边。看到面前的景象，河姆渡人震惊了！围绕整个半坡村落，有一条大围沟。这个大围沟宽7-8米，深5-6米，底径1-3米，全长300多米。沟的内沿高出外沿1米多，靠居住区的沟壁坡度很大，外壁则接近陡直。

这显然是挖沟时有意为之的。夏天雨季，村落积水可以疏导到大围沟中去；而遇到有野兽袭击或外族侵袭时，大围沟便成了第一道防护的屏障，堪称后世城壕的先驱！

对此，今人至今无法解释的是，如此浩大的工程，在没有运输工具、只有简单石制和骨制挖掘工具的半坡，是如何完成的？有现代人计算了一下，整个大围沟的废土量，放到今天，用能拉3立方米土的卡车去运输，也需要来回3600多趟。

面对这样的工程，河姆渡人怔怔地说不出话来。“干杯！祝福我们的生活。”

记者 顾嘉懿



河姆渡的“双鸟朝阳”。记者 杨辉 摄